【民间记忆计划——口述：“三年饥饿”（1959-1961）之24】

口述人：李国芬（女，1945年出生，云南省凤庆县白云村大坟地寨子村民）

采访人：李新民（女，1988年出生，草场地工作站驻站）

采访时间：2011年1月2日

采访地点：大坟地寨子李国芬家中



**采访人笔记**

太想我外婆了，这次回家好几天，还没有去看过她。我每次从外面卖工（打工）回家，都会去看望她，在外边常常惦记着她。从小就和外婆很亲，记忆里外婆是一个大好人，在我上学的时候，我和姐姐上学的时候，常常去外婆家吃中午饭。学堂（校）叫大坟地学堂，外婆家在大坟地寨子，从学校到外婆家三分钟，我家离着学校半小时路程。

外婆出生在花木林寨子，和我出生在同一个寨子里，她二十岁的时候嫁到大坟地寨子，生了四个女儿，两个儿子。二十年后，她的两个女儿又嫁回到她出生的寨子里。不知道外婆是怎么想的，不管她怎么逃也逃不出这个寨子。

有好久都没有进外婆房间了，采访她的时候想着去她房间里。进去后心里发酸，屋里只有一张床，一个装衣服的箱子，屋里黑漆漆的。

外婆家一直都是不愁吃不愁穿，在我的眼里外婆家算是比较富有。但我小时候常常会遭到挨骂，被人瞪白眼，听到难听的话，才能换来一顿饭吃。大舅说吃饭要先交钱，得先干活才能吃饭，有时我正在吃饭，大舅会把我的饭碗给抢了。

六年前小舅娶老婆后，就变得暗无天日，简直就是娶了个母老虎。小舅妈是一个嫌贫爱富的人，从来不去我家，她和小舅说，去了我家怕我家穷气传染给她了，让他也不去我家，如果让她知道去过我家，回家就得吵架。给外婆买吃的东西，她都是舍不得吃，装在柜子里，有时被他们给偷吃了。我每次走进外婆的家里，外婆都是在做饭，或者手里领着桶喂牛食、猪食，她也是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农村生活。

**口述正文**

**伙食团吃：蕨菜花、香菜、生瓜，面瓜、山药、千颗麦、干巴菜**

那几年大集体吃过：蕨菜花揉面，香菜揉面，生瓜，面瓜，煮稀饭吃，搅面糊吃，两碗面粉要煮很大一盆，生菜，白菜，生瓜，干巴菜，面瓜这些煮进去，就是这样吃，想多吃碗都有不起，像别人说，坐月子就是这样吃出来呢。这种日子是过够了，饿伤就是那几年伙食团大集体了。最苦么五、六月，六月老苦荞打回来，菜煮上，搅面糊，有时候揉上蕨菜花，有时候揉上干巴菜。最难吃是千颗麦，千颗麦搅面糊吃，滑溜滑溜的，吃着就是山药。大毛蕨菜、打苦菜、山麻野菜拉来就吃起。

 哎，食堂是我也吃着过呢，天天去抬饭。人家叫转锅饭，一盆盆的，那个时候我是还小呢，才十四、五岁呢，一天三两米饭，吃面糊也就三两，咯可怜，现在三两喂猫都不够吃呀。三两米饭天天就是大人去抬，有时候娃娃去抬，有时候抬出来就在那里吃。吃那种饭是，只是人家吃剩下那种呀。哎，那些人吃了后，现在也不见起（不见得好到哪里）。

大集体吃饭时候么，我家有八、九个人，我老婆婆、七个娃娃、两个大人，要等娃娃吃饱，老老的七、八十岁的，要等小的吃完了才得吃，喂大我这些儿女么，不吃这样（不给娃娃吃这种事）不有做过。我这喂大这七个娃娃，不有偷过谁。那几年粮食是以工分（算），（按）百分之七十（分粮），别人敌对我家，拿工分分粮，因为我家人口多（分粮少）。不提不说昏昏过（忘记了），提起说起猫抓心，我现在讲起来就像是讲梦话一样。

牲口是养了好多，今日牛死明日牛死，人家牛死了得吃牛肉，我家牛死牛肉不得吃，生产队把我家的死牛给拖（走）埋起，还是村公所里边的人来帮拖埋呢。就像讲梦话呀，那几年过这种日子。

**我婆婆瘫了十四年死了**

年轻时我就当起家，我是喂到七个娃娃，喂到（养着）个老人呢，家里一样都不有，吃顿找顿，过这种日子。我婆婆去找盘缠（粮食），找不得又回来，日子这样过出来呢，过急了（过怕了），现在解放后好很多了。

我婆婆得了风湿病，瘫痪了十四年呢。老人是八十三岁才死呢，瞧起我婆婆这样死去，一样毬都不有，她的姑娘一个给一点，可怜啊。我把她安埋起不算，请人把碑打起给她。这样也对得起她了，服侍了她十四年。过这种苦日子是，她的病又不是一般的病，折磨人啊。

（完）